

## 紫薇花正开

□ 陈以华



在学校的校园里有两棵紫薇树，树上挂着的吊牌是我弄的：紫薇，千屈菜科，紫薇属，别名：痒痒花、痒痒树、紫金花、紫兰花、百日红等。紫薇花姿优美，花色艳丽，花期长，6—9月持续开放，故有“百日红”的美称，深受人们喜爱。

我是爱紫薇的。当年我是一名老师，最喜欢在校园的花坛里看花：一簇簇紫薇花，开得正艳。初晨的阳光，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斜斜的撒下来，落到师生的身上，上面繁花似锦，下面落英满地，美丽极了。

夏日是紫薇的世界，当很多花卉被似火的骄阳炙烤得花容失色时，唯有紫薇繁花竟放，而且天越热，花穗越大，花色越鲜艳。“庭前紫薇初作花，容华婉婉明朝霞。”……宋朝李流谦的两句诗，描述了紫薇花开时的那瞬间倾世的婉约美。我想世人爱花写花的文人墨客无以计数了，可紫薇花这份婉约美的风情，恐怕没有一种花可与之媲美。

这几年，镇村绿化加快了，在新建小区，村镇道路两侧隔离带里都能见到紫薇的身影。一排七八棵的样子，树高不过一人，粗细如老人拄的拐棍，顶部簇生着长短不一的细枝，细枝擎一团花，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白的，煞是好看。

七月流火，最是绿肥红瘦的时候，偏这紫薇不管不顾地绽放，而且花期之长，大有向俗语“花无百日红”宣战的架势，难怪大诗人杨万里说：“谁道花无红百日，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去年，我曾特地留意过紫薇的花期，确乎如此。

可能是我曾经上过“园艺班”，学过花卉栽培，对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，再加上我是个爱思考的人，我所有的心事，所有的希冀，一直都在紫薇花的香气里。这些年来，对人、对事，总在酝酿着一场相逢无语，浅笑安然的相逢。想起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里，尔康对紫薇说，“我爱你爱得好心痛”。紫薇回道：“你痛我也痛，你痛我更痛！”紫薇花真该冠以“谈恋爱专用花朵”称号。夏日的紫薇，在烈日炎炎之下开放，也是在向人类奉献爱吧？

古人对紫薇的喜爱，不必多言。白居易、王维、晏殊都为紫薇写过诗。可我觉得只有杜牧的《紫薇花》最能体现紫薇的品格：“晓迎秋露一枝新，不占园中最上春。桃李无言又何在，向风偏笑艳阳人。”冷清秋日的早上，紫薇仍在默默开放。不与他人争春，恪守自己的本分，是紫薇长久开放的原则。倘若我们爱上一个人，爱做一件事，也应该像紫薇吧，安静而持久地去爱、去做。

每当遇见紫薇树，我都会停下脚步，观看一番，或伸手去抚摸那泛着黄白色的树皮，不厌其烦地向同行者介绍“紫薇花开百日红，轻抚枝干全树动”的特性。

我喜欢紫薇花，因为它从骨子里透着一种执着，当滚烫的热流席卷大地时，唯有紫薇昂首怒放，绽放的洒脱大气，烈日炙烤使其更加的妩媚更加的端庄。

明天就是教师节了。此刻，真的好想去校园里的两棵紫薇树下走走……

## 电力杯“最美供电人”

## 有奖征文启事

电与经济社会发展、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及“美丽宝应”的建设息息相关。为书写电给人们幸福生活带来的新变化、新体验，展现宝应供电人“辛苦我一人，点亮千万家”的供电情怀，展示供电员工不断改进作风、全力服务宝应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精神风貌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宝应供电公司和宝应县融媒体中心《宝应日报》联合举办电力杯“最美供电人”有奖征文活动，欢迎全县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。

## 一、征文主题

本次征文活动以“最美供电人”为主题，作品围绕宝应供电人在平凡的日常工作中，爱岗敬业，恪尽职守，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为主线，宣扬供电人在迎峰度夏、抗击洪涝、应对强对流天气等各类自然灾害的急难险重任务中，挺身而出、顽强拼搏的精神和作出的突出贡献；挖掘宣传对供电人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、热心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人人事迹。

## 二、征文要求

1. 应征稿件体裁为纪实故事、散文、

诗歌、小小说。纪实故事以1500字为限，散文、故事、小小说限千字以内，诗歌15行为宜。

2. 作品主题必须与最美供电人有关，倡导正能量，积极健康，文笔流畅，富有真情实感。

3. 作品必须是未公开发表的最新原创作品，不得抄袭，如有纠纷将由投稿人承担相关责任。应征作品版权归作者所有，但主办方享有全部对应征作品修改、删节、标题制作的权利，同时，对见报获奖的作品有传播、发布和改编出版图书的权利，不再另付稿费。

4. 所有来稿在标题下署作者姓名或笔名，稿末附作者联系信息：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、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、邮箱等。

5. 本次大赛不收参评费，来稿一律不退。

## 三、征文时间

自2020年9月30日起到2021年

3月30日截止。

## 四、征稿范围

县内文学爱好者，尤其欢迎电力系统的文学爱好者参赛。

## 五、奖励办法

本次征文活动共设一等奖2名，奖金各800元；二等奖4名，奖金各500元；三等奖6名，奖金各200元；优秀奖38名，奖励现金100元或价值百元以上的纪念品一份。颁发获奖证书。

## 六、参与方式

本次征文只接收电子邮箱投稿，请以word文档编辑，以附件形式发送，谢绝纸质稿件。所有来稿一律不退，请自留底稿，投稿电子邮箱：by66610@163.com，来稿邮件主题统一为：供电征文+标题+作者。凡不按上述要求投稿，一律视为无效稿件，不予参评。

咨询电话：0514-88262179

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 
宝应供电公司  
宝应县融媒体中心《宝应日报》  
2020年9月15日



赵志宏 摄

游宝应荷园  
七律  
张大元

荷藕之乡名声扬。  
旅游产业大发展，  
美景引人招商忙。  
游客赏荷喜开颜。  
舟桥亭阁连四方，  
风送荷香拂面来，  
荷花盛开映骄阳。  
极目荷园碧连天，

## 远去的草木灰

□ 马晓炜

上班的路上，看到环卫工人忙碌着清扫路边纷落的黄叶，我情不自禁想起故乡的草木灰，那暗色的、深黑色的、葱白色的草木灰，曾温暖了我的童年，成为人生一缕抹不去的乡愁。

入秋时节，母亲会在菜园里播种一些蔬菜的种子，过了几天，鲜嫩的幼苗就破土而出。这时母亲小心翼翼地从灶膛里，掏出草木灰，放入一个柳筐里，挎到园子里，趁着清晨的露水，将它们均匀撒到菜地上，草木灰在露水的浸透下，颜色会逐渐变深，有的吸附到菜叶上，有的融入泥土。由于这些菜叶，特别招惹虫子，有了草木灰的保护，再也不用担心虫子的光顾，菜苗可以茁壮成长了。

从我记事起，草木灰似乎任何时候都能派上用场。牛棚、猪圈、鸡舍潮湿了，母亲将草木

灰撒在里面，地面立即变得干爽清洁起来。用不完的部分，母亲更是舍不得浪费一分一毫，从年头至年尾，每天都把这些草木灰，精心积攒起来，堆放在一起，留做田里的肥料。到了红薯栽种的季节，草木灰被父亲运送到田里，放在红薯秧的根部。看到我和弟弟们一脸的疑惑，母亲给我们讲“一窝红薯一把灰，红薯结成一大堆”的民谚。从中知道了，当时化肥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的时候，草木灰由于是麦秸、玉米秆、枯枝烂叶等燃烧后所余下的灰烬，凡是植物所含的矿物质元素，草木灰中几乎都含有，特别是钾元素的含量最高，是一种养分齐全的天然肥料。而种植红薯时，用草木灰做底肥，更有利增加红薯的产量。

其实，草木灰的用途远不止这些。那时清洗家中的锅碗瓢盆，母亲常会随手从灶膛里抓一把草木灰，放在上面擦洗，然后用水一冲洗，顿时洁净如新。而当我们不小心碰伤了胳膊、划破了手，母亲也用草木灰敷在我们流血的伤口上，起到止血消肿的功效。参军入伍后，我从书本上找到了答案，原来在《唐本草》《本草拾遗》《纲目》等典籍中对草木灰均有详细记载，它别名叫冬灰、藜灰，味辛，微温，有毒，可散寒消肿，消症破积等。没想到识字不多的母亲，却深谙草木灰的药用价值。时光荏苒，流年似水。如今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，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，用柴禾生火做饭的越来越少了，草木灰正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我想多年之后，我的儿女也只有在文字里与它邂逅了，不知那时他们能否从中感受到故乡的温暖。

## 秋天的乡愁

□ 魏益君

又到秋天，乡下庄稼的香气又飘入我的梦中，那光滑的场院和成堆成垛的庄稼，散发着乡村特有的，馥郁的气味。特别那晒在场上的大豆，总诱惑着我浓浓的情思儿，飞向故乡的遥远……

大集体的年代，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打谷场，随着秋天的临近，每个场面都平展光滑得像一面镜子。爷爷是种田的好把手，晒场、打场、扬场样样精通，又加上为人耿直，从来不沾公家的一分一毫，自然，场上的有关的农活，生产队就交给了爷爷。

随着一波一波的庄稼挑进场院，爷爷古铜色的脸上就现出对丰收的陶醉。爷爷最喜欢侍弄的就是收割的大豆了，因为晾晒大豆，会有意想不到的特别收获。

当大豆黄了的时候，社员们将收割的大豆一担担挑到场上。这时，是爷爷最兴奋，也是我们全家打牙祭解馋的时候。随着大豆在场院里摊开晾晒，附在豆叶上的豆虫，便骚动不安，四散爬去。每到这时，爷爷就让我端着脸盆，围着光滑的场沿捡拾。爷爷兴奋地握一杆木叉，不断地翻弄豆棵，豆虫也就暴露无遗，拼命地爬动，我就欢天喜地捡拾着，不大功夫，便捡满了脸盆。爷爷就让我送回家，让奶奶炸了吃。

秋天豆棵上的豆虫已经由绿变黄，很肥了。奶奶将豆虫放进油锅，扑鼻的香气立时便弥漫开来。豆虫炸好了，吃一口，皮酥肉嫩，满嘴流油，越嚼越香。奶奶不忘爷爷的功劳，让我首先给爷爷送去。爷爷就在场屋子里，吃一条被炸得油光光的豆虫，喝一口小酒，那种惬意的表情，神仙般。要知道，在那并不富裕的岁月，家家吃肉都很稀少，能吃上味道鲜美豆虫，也算是尝到极品了。

吃豆虫只是其中之一，还有一种美味更加奇妙。当毒毒的秋阳将满场上的豆荚晒得爆裂的时候，那些隐在豆荚中的小豆虫随着开裂的豆荚爬出来。爷爷赶着水牛拉着碌碡再碾压几遍，挑起豆棵，黄色的豆粒中，那些小如麻线般，红的、白的小豆虫就争先恐后，四散爬着。爷爷拎着一把笤帚，扫到一起，撮进盆里。

这种小豆虫更加好吃，用油炸了，红的耀眼，白的脆亮，如果再撒上一点砂糖，那味道甭提多美了。在那困难的年代里，与其说我每年在盼望秋收，不如说在盼望那场上的美味。

现在，土地都分产到户，农民们为保高产，喷药治虫，很难再见到像当年场院里那样多的豆虫了。

然而，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经历，总叫人情思悠悠，乡愁依依……